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warm, orange-toned image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winding through a hilly landscape. In the foreground, on the left, is a large, detailed bronze lion statue (shishi) with its paw resting on a smaller, colorful mythical creature.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historical and majestic.

ZHONGGUO
QUANSHI

中国全史

[卷四十二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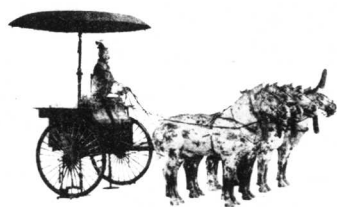
远方出版社

中国全史

主编
程思源

秘史 卷四十二

远方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胡丽娟

中国全史(秘史卷)

主 编:程思源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4900 千字

印 张:338

版 次: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-80595-975-7/K·27

定 价:1280.00 元(全 48 卷)

选帝陵丁谓罢相

皇太后辅佐幼帝处理军国大事，宋朝开国以来是头一次。朝仪如何安排，中书（最高行政机构）和枢密两府专门开会商议。副宰相王曾提出按照东汉太后临朝的办法，太后和皇帝每五天在承明殿接见群臣，议定大事，太后坐在皇上右侧，垂帘听政。丁谓不愿让别的大臣参与政令，想独揽大权，不赞成王曾的办法。他暗中勾结内侍雷允恭，请刘太后降手诏说：皇上初一、十五接见大臣，遇有大事，皇后召辅政大臣议决。其他事情，由雷允恭传奏宫中，太后划个“可”字，即可照办。这种办法有两大弊端。一是处理政事时皇上和太后不在一块儿，二是许多事情是通过雷允恭一人沟通内外，难免导致他勾结辅臣擅权误国。王曾对这些弊端看得非常清楚，当时他就说：“太后和皇上两宫不在一处，权枢握在一个宦官手中，必然要出祸端。”果然，从此以后，雷允恭和丁谓互相勾结，掌握了大权，朝臣都得看他们的眼色行事。

仁宗即位以后，必须办好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真宗的丧葬大典。首先要为山陵（即茔地）选择一个风水最好的地址，其次要选一个最吉利的安葬日期。这是封建社会最为严肃、隆重的大事，一点儿不能草率、含糊。有关部门反复勘测，在今河南南巩县选下了山陵地址，择定七月安葬。营选山陵的大事，由山陵使丁谓负责。这时他已晋升为宰相。很多宦官都被派到巩县操办山陵，雷允恭却被留在京城。他请求太后派他营建山陵，太后不答应。雷允恭哭着说：“臣侍奉先帝，不比别人差，却只有我不能到山陵去效力，莫非我有什么罪过嘛！”太后答道：“我担心你轻举妄动，做出不利于你的事情。”雷允恭哀求不已，太后无奈，便派他为山陵都监，协助丁谓办事。

雷允恭到巩县山陵工地以后，负责天象的大臣邢中和对他说：“现定山陵地址再往上百步，实在是很好的地穴，如真宗葬在那里，

对后世子孙大有好处。可惜地下很可能有石头和水。”雷允恭答道：“先帝只有一个儿子，如果山陵能使后世多子多孙，就往上移百步，有何不可？”邢中和说：“选定山陵，事关重大，迁移新址，又要踏勘上报，一定费许多日子，恐怕赶不上七月的葬期。”雷允恭告诉邢中和：“你只管改移新地穴，太后那里，由我前去请示。”

雷允恭安排迁移新址以后，当天动身前往东京，禀报刘太后。太后听后说：“如此重大的事情，怎能轻易变更？”雷允恭的道理还是那一句：“先帝的山陵改移新地穴后对子孙有好处，怎么不可以呢？”太后不高兴地说：“你去同陵使商议一下看可以不可以。”山陵使丁谓是通过雷允恭专擅大权的，当然不敢得罪他，急忙表示赞成。雷允恭报告刘太后山陵使也同意改迁新址，太后这才照准。

雷允恭命监工夏守恩率领数万工匠在新址开挖山陵。起先挖出来的是土和石头，随后就挖到了水。怎么也不能把真宗的棺木放到水坑里呀，工匠们议论纷纷。夏守恩怕工程出问题，吃罪不起，命工匠停工，请示朝廷。山陵使丁谓和雷允恭串通一气，拖着不处理。这时内使毛昌达从山陵回来，把真实情况奏禀了太后。太后责问丁谓，丁谓无法隐瞒，才派使臣前去查看。使臣回来上奏太后，建议仍用旧址。刘太后拿不定主意，再派副宰相王曾亲自前去复查。

王曾回朝以后，想单独向太后奏报，趁机把丁谓搞垮；可又怕丁谓怀疑自己，事机不密，反被丁谓所害。他欺骗丁谓说：“我没有儿子，想过继兄弟的儿子为后代，明天朝会完了，要留下来向太后请示。”丁谓表示同意，这样王曾才有了单独奏报太后的机会。他对太后说：“臣遵旨前往山陵检查，新址的确不能用。丁谓包藏祸心，要使雷允恭把先帝遗体移入绝地，实在狠毒。”刘太后听后大吃一惊，十分震怒。太后身边的人，不少和丁谓有勾结，丁谓很快就知道王曾留下来是弹劾自己。他赶快前来为自己辩护，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。内侍忽然卷起帘子说：“宰相同谁说话？太后早已起驾了！”原来太后盛怒之下，不愿听丁谓再说下去，而丁谓隔着帘

子,又是低头讲话,并不知道太后已经退朝。又过一会儿,太后下旨立即捕拿丁谓、雷允恭从严治罪。

第二天,太后召宰相进宫,对他们说:“丁谓官居宰相,竟然同宦官勾结。”太后一边说,一边让宰相们观看丁谓托雷允恭让后苑为自己打造的金酒器,以及雷允恭托丁谓举荐他的书信。接着太后又说:“过去丁谓通过雷允恭奏事,总是说已同卿等商议过了,所以我一概照准。现在才知道根本没有同各位商议。营造先帝山陵,他竟敢擅自迁移,几乎误了大事。”大臣们听了太后的话,都说:“先帝去世以后,政事都是丁谓和雷允恭议定,又说是奉太后旨意,臣等无法区分虚实。幸而太后圣明,洞察其奸,这真是宗社之福!”

太后听后,怒气更盛,打算诛杀丁谓。一位大臣说:“丁谓的确有罪,然而皇上即位不久,先帝还没有安葬,突然诛杀大臣,恐怕朝野震动。再说丁谓并不是有逆谋,只是对山陵大事有失奏报。”这样,太后的怒气才消了一些。一位同丁谓交情好的大臣说:“丁谓是先帝托孤之臣,虽然有罪,请按照律令议功减罪。”王曾大声说道:“丁谓得罪宗庙,对国家不忠,难道还能议功?”太后最后决定只杀雷允恭和刑中和,对于丁谓,罢除宰相的官职,降为没有实权的太子少保。随后,太后又把王曾晋升为宰相。另外,晋升吕夷简、鲁宗道为副宰相。

刘太后垂帘听政,掌握大权,有的大臣想讨太后的欢心,就同她说起唐朝女皇帝武则天,暗中鼓动太后步武后的后尘。太后精明敏捷,政治上很有一套,不免心动。一天,她问鲁宗道说:“唐朝的武后是怎么样的君主呀?”鲁宗道知道这是试探自己,就十分严肃地回答:“她是唐朝的大罪人,几乎把唐朝葬送了!”看到鲁宗道态度这么鲜明,太后好一会儿没有再说什么。有一个小臣名叫方仲弓,请求太后为刘氏七代祖宗立庙。按照当时的制度,只有皇帝才能立七庙。立刘氏七庙,显然也是劝太后为称帝作准备。太后让辅臣对这件事表示态度。辅臣们明知不该这么做,可又不敢得罪太后,所以谁也不说话。这时只见鲁宗道正言厉色地说道:“如

果立刘氏七庙,那么把嗣君放在什么地位呢?”问题提得这么尖锐,使刘太后为之一震。她仔细考虑,废掉嗣君,事情太大了,这才打消了学武则天的念头。一次太后和仁宗一道去慈孝寺,太后想走在仁宗的前面。鲁宗道马上出来进谏道:“皇上是一国之主,又有夫死从子之义,太后怎么能走在皇上的前头呢!”太后立即接受劝谏,把自己的辇车停下来,让仁宗的辇车先行。从此以后,太后非常尊重仁宗,母子关系很好。

明道元年(1032年)二月,真宗的李宸妃去世。对于李宸妃的丧事,太后想按宫人去世的规矩办。在一次朝会时,吕夷简说:“对于李宸妃的丧礼,应该从厚。”这时吕夷简已经晋升为宰相。太后一听这话,急忙领着皇上退朝了。过了一会儿,太后又出来召吕夷简问话。太后独自坐在帘下,问道:“一个宫人死了,这样琐碎的事情,宰相怎么还要过问?”吕夷简答道:“臣虽然不称职,但既在宰相的位置上,官内宫外事情都该过问。”

为什么李宸妃的丧礼会引起太后同吕夷简的争执,几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呢?

李宸妃是杭州人。初进宫时,为刘德妃的侍女。李氏庄重寡言,不苟言笑,真宗让她做司寝,负责安排皇上的寝帐等事,不久,为真宗所幸,并且怀了孕。一天李氏跟随真宗登上砌台闲游,突然头上的玉钗掉到台下。李氏以为这是不吉利的事情,很不高兴。真宗没有儿子,天天盼着得个太子,这时心中默默祝祷:“如果玉钗没有摔坏,李氏将为我生个男孩!”真宗的随侍拾回玉钗一看,果然完整无损。真宗以为是好兆头,,心中大喜。十月期满,李宸妃真的生子一个儿子,取名受益。

刘德妃虽然极为真宗所宠幸,遗憾的是没有生个儿子。没有儿子,地位难保。于是 she 就把受益要过来作为自己的儿子,让杨淑妃负责教养,并且严禁宫人说受益是李氏所生。李氏淡于名利,与人无争,儿子叫人要去,却从来不说一句话。生母不说,迫于刘德妃的威势,更没有人敢说什么。一年半之后,刘德妃被立为皇后,

后来又成为垂帘听政的太后，哪个还敢说儿子不是她生的？所以仁宗一直认为刘后是自己的生母。

李氏生下受益之后，虽然儿子被刘氏要走了，地位却慢慢上升，先进为才人，再依次升为婉仪、顺容。仁宗即位之后，李氏仍然安于其位，同仁宗的其他嫔妃没有一点儿区别。直到临死之前，刘太后过意不去，才把她再升为宸妃。

刘太后听了吕夷简的话，想到李宸妃是皇上的生母，总在一天皇上会知道真实情况的，这才醒悟过来，也同意了厚葬李宸妃。于是，太后问吕夷简丧事该怎么办，吕夷简建议在皇仪殿为李宸妃治丧，用一品的礼仪，暂时殡在洪福寺。吕夷简又对内侍罗崇勋说：“应当给宸妃穿上皇后衣服，并且在棺材里装满水银，以免尸身毁坏。”

有关部门为了讨好刘太后，以岁月不利为借口，想把宫墙打个口子，从那里把棺材运出去，悄悄把事情办了。吕夷简得此消息以后，紧急请求太后召见。太后知道仍是为李宸妃的丧事，让罗崇勋问吕夷简有什么话要说。吕夷简说道：“挖开宫墙出丧，不合于礼，应该出西华门。”太后听后遣罗崇勋对吕夷简说：“你的意见都采纳了，不料你又出了这个主意，何必管那么多呢？”吕夷简回答说：“臣位居宰相，理当据理力争。太后不答应，臣就不退下去。”罗崇勋把这话裹奏太后，太后坚决不许。罗崇勋在两人之间来回跑了三次，太后仍然坚持。吕夷简正色告诉罗崇勋：“宸妃是圣上的生母，不按礼仪丧葬，将来必然有人要受其祸。我已把这个底交给你，以后不要怪我今天没有把话说明白！”一听事情如此严重，罗崇勋也害怕了，不得不把上面的话原原本本上奏太后。这样太后才完全照吕夷简的意见办了李宸妃的丧事。一场风波暂时平息。

明道二年二月，刘太后要头戴皇帝的仪天冠，身穿皇帝的袞（滚）龙袍，去祭祀太庙。在封建社会，天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他的冠服是专用的，其他任何人都不得穿用。太后虽然垂帘听政，但终究不是皇帝，按理不能用天子冠服，也不能去祭祀太庙，因而遭到

一些大臣的反对。但是太后不接受劝谏,竟然戴上仪天冠,穿上袞龙袍,去祭了太庙。而且自此以后,常常戴天子冠,穿天子服。这时太后的权势达到了顶峰。一些人看到太后这样穿戴,以为她要学武则天,就又出来讨好。大臣程琳把一幅武则天临朝图献给太后,满以为这一招儿会得到太后的青睐,从而官运亨通。谁知太后接过看了以后,掷在地上说:“我不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。”

的确,刘太后虽然大权在握,却不乱来。她号令严明,赏罚有则,恩威加于天下。对于仁宗,关心爱护,母子感情很好。到了晚年,对于刘家的人有比较优厚的待遇,但并不很过分;对于身边的宦官,有的比较重用,但对他们也还有些约束,使他们不能假借名义,去干坏事。

这年三月,太后得了重病,虽然遍请名医诊治,并不见效。仁宗又大赦天下,为太后求福,也无济于事,终于一命归天。太后临死之时,几次用手拉拉衣服,却已经说不出话来。仁宗猜不出太后是什么意思,就去问大臣。副宰相薛奎答道:“太后的意思是叫摘下仪天冠,脱去袞龙袍。她这一身穿戴,怎么去见先帝呢?”仁宗这才明白了,下令给太后改穿后服入殓。

太后死前遗诏:“尊杨太妃为皇太后,与皇帝同议军国事。”大臣蔡齐对宰相们说:“皇上已到成年,熟悉情况,应该亲自执掌朝政!”宰相们以为蔡齐的意很很对,只尊太妃为皇太后,删去“同议军国事”这几个字。从此以后,仁宗才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

敲鼓女郎强夺人子

宋真宗景德年间,由于对北方辽国达成了“澶渊之盟”,朝廷上下一派和平气象,于是,宋真宗自得其乐地做起了太平天子。先是摆驾泰山大搞封禅,又转道曲阜拜孔庙,然后,出潼关,渡渭河,奔西岳祀奉皇天后土。六宫妃嫔、文武百官浩浩荡荡随驾,折腾了好几年。西行回来后,皇后郭氏因劳累过度,又受了风寒,竟是一病

不起，于景德四年四月逝世，年三十二岁。

郭皇后是太原人，父亲郭守文官拜宣徽南院使（一种宫廷要职），太宗在世时，为赵恒聘娶的。当时，赵恒的原配妻子潘氏刚刚死去。潘氏是宋太祖的大臣、忠武军节度使潘美的第八个女儿，死时年仅二十二岁，真宗即位时追封她为章怀皇后，又册继室郭氏为皇后。郭氏是个谦和节俭之人，待下人十分宽厚，尤其痛恨靡费奢侈之风。每逢她娘家有人进宫来看她，若穿得豪华绮丽一些，她就要加以训诫；如有家人亲戚托她向皇帝要求一些什么，她一概拒绝，因此，她深得真宗敬重。她死后，真宗伤心叹惜了好长时间。按当时规定，皇后驾崩，皇帝应服丧七天，而真宗下令服丧十三天，以示特别哀悼，并谥号为章穆皇后。

过了两三年，真宗召集大臣们开会，商议册立继后的人选。在后宫，真宗最宠爱的有三个人，一是刘德妃，一是杨淑妃，还有一位是沈才人。杨淑妃是天武副指挥使杨知信的侄女，沈才人是宰相沈伦的孙女。三人之中，谁有足够资格当选皇后呢？只听真宗先开口说道：

“刘德妃入宫多年，贤淑宽仁，又为朕生下皇子，朕有意册立她为皇后。”

话音刚落，文官中闪出一位大臣跪下奏道：“不可不可！”

真宗一看，是翰林学士李迪，便问是什么原因。

李迪直言奏道：“刘德妃出身微贱，不配母仪天下！”

真宗听了十分恼怒，厉声说道：“刘妃的祖先曾任大将军之职，父亲刘通乃虎捷都指挥使兼嘉州刺史，怎能说她是微贱之人？”

李迪一时语塞，只得退了下去。

“陛下意欲册立皇后，臣以为沈才人出身相国门第，更为合适。”参知政事赵安仁又提议道。

真宗不加思索，一口拒绝：“刘妃入宫在前，沈才人在后，后不可越先。朕以为刘妃才德俱全，足可正位中宫，朕意已定，众卿不必多言！”说罢，便退朝回内宫去了。

这位刘德妃，为什么能得到宋真宗的一心宠爱呢？

二十多年前，早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，汴京城内传说着一桩新鲜事儿：银匠龚美有个表妹，不但生得艳如桃花，而且善于敲鼓，鼓音抑扬顿挫，动人心弦。于是，惹得一班王孙公子、市井游客纷纷前去龚美家，一睹为快。

原来，龚美本是蜀人，他表妹名叫刘娥，原籍华阳（今四川剑阁一带），是个出身宦家的小姐。她祖父在后晋时做过骁卫大将军，父亲是嘉州刺史，在征战途中不幸病死。当时，刘娥尚在襁褓中，失去了依靠，被送到外祖父家抚养。在她十五岁那年，表哥龚美把她带到了汴京。

刘娥的名声传开后，吸引了少年风流的皇子元侃。他与刘娥同年，当时封襄王，还没有被立为皇太子。一天，元侃带了几名贴身随从，悄悄找到龚美的家。当刘娥知道眼前这位身穿华服的少年的真实身份后，格外殷勤相待，她期望这位少年能改变她的命运。美貌、伶俐、媚人的风情，加上悠扬悦耳的乐鼓声，皇子被深深地迷住了。当天，他就把刘娥召进王府，作为贴身侍女使用。

元侃的乳母秦国夫人，对元侃管束很紧。她见襄王身边突然来了一个美貌妖娆的侍婢，看两人的举动，如漆似胶，一定做出了不轨之事，不由焦急万分。皇子若迷恋女色，不图上进，那怎么得了？她赶快进宫去向太宗告状。太宗听了大怒，把儿子召去狠狠训斥一顿，严令他即速把刘娥赶出襄王府。君命难违，元侃只得忍痛送刘娥出去，但还是偷偷地把她安顿在王府属官张耆的家里。

两情愰恋之中，过了十多年。真宗即位后，立即把刘娥接进皇宫，封为美人。刘娥聪明圆滑，对郭皇后恭敬小心，与众妃嫔和睦相处，人缘很不错，皇帝又对她专宠异常，因此，她步步高升，进为修仪、德妃。

对皇后桂冠早已垂涎三尺的刘娥，在郭皇后死后，便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。她想，要超越杨淑妃和沈才人，只有乘真宗还没有子嗣的时候，为他生下长子，自己就有希望立为皇后了。偏偏她的肚

皮不争气，日夜祈祷，也没有如愿。后来，她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

刘娥身边有个亲信侍女，生得美貌而端庄，她让这个侍女去侍候真宗，为真宗铺床叠被。果然，李氏被真宗看中而召幸，不久就怀了孕。有一天，真宗带领妃嫔游砌台，李氏也在。一不小心，李氏头上的玉钗附落地，她不觉吃了一惊，很为心疼。真宗却在心中默默祈祷，假如玉钗落地后完好无损，李氏则生男孩。结果拾起玉钗一看，竟是完好无损。真宗大喜。后来，李氏分娩后，真的生了一个皇子，取名赵受益。真宗中年得子，分外疼爱。

凭借真宗的宠爱，刘妃提出，把受益作为她自己的儿子，亲加抚育，真宗同意了。刘妃还以甜言蜜语哄骗杨妃，要淑妃同她一起抚养受益，将来一定不忘大恩。善良随和的杨淑妃一口答应下来。于是，她下令后官上下不准泄露，又对外宣布说：皇子受益是她生的。

在大臣会议商量皇后人选之前，刘妃就取得了真宗的允诺，立她为皇后。

宋真宗天禧四年（公元1020年），五十三岁的真宗患了风疾，不能处理朝政，皇太子赵祯（即真宗的独子赵受益，立为太子时改名）年方十岁，于是，内外政事多由皇后刘娥裁决。

刘氏自当上皇后之后，更加留心国事，也更努力地博览经史。她悟性很强，从小又读过不少书。每逢真宗批阅奏章时，她陪在一旁帮着浏览，并用心实习，朝廷诸事，她都记住不忘，真宗决策时若有疑问，她便引用史事作比喻，援古论今，颇有道理。因此，越发得到真宗的爱宠。逐渐地，刘皇后便干预起政事来。

妇人干政，自然引起一班以正统派自居的大臣强烈不满，尤其是位居宰辅的寇准。一天，寇准进宫探视真宗，见四下无人，悄悄地对真宗说：“为社稷宗庙大计，陛下可令皇太子监国，并选派忠正能干的大臣辅政，则没有后顾之忧了。”真宗点点头表示同意。寇准奉旨，立即密令翰林学士起草命太子监国的诏书。他以为这件

事做得万无一失，很是得意，竟在一次酒后失言，让尚书左仆射（相当于左丞相）丁谓知道了。丁谓素来妒忌寇准，怕寇准巴结上皇太子后，会影响他的地位，便勾结宦官，入宫去向刘皇后报告，说寇准这样做的目的是排挤中官。

刘皇后正怀着唐武则天那样的野心，听到这些自然愤恨异常。她自作主张，以真宗的各义下诏，将寇准免去宰辅之职，改授太子太傅、莱国公这一虚职，而以丁谓取而代之，升任同平章事（宰相）。这一切，病中的真宗全被蒙在鼓里。

过了几天，真宗身边的近侍周怀政去看寇准。他问寇准：“皇上前几天躺在我的大腿上，言及曾委托国公让太子监国，为何至今不见动静？”

寇准怅然叹息道：“内有皇后干政，外有丁谓专权，皇上早已失权，叫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周怀政见左右无人，上前密语道：“国公何不直言劝说皇上，请皇上禅位于太子？”

寇准连连摆手，说：“丁刘勾结，权势熏天，此事要成功谈何容易？”

周怀政不以为然，对寇准说：“杀丁幽刘，事在人为，国公未免太胆小，此事包在我身上！”说完，扬长而去。

怀政回宫后，立即找人密谋，谁知不慎走漏消息，被丁谓知道了。丁谓立即报告刘后，捕怀政下狱，严刑拷打，要他说出背后主谋是谁。怀政挺身独自承担，没有牵连寇准。刘皇后犹不肯甘休，想再度兴风作恶，设法扳倒寇准，恰逢真宗病体略有好转，她才不敢擅自盲动，于是，又在真宗跟前挑拨是非，胡说皇太子继位心切，鼓动寇准等大臣，妄想逼迫病中的真宗禅位。大臣们竭力为太子辩白，说他十岁的孩童，哪里会做这种事，再说真宗也不忍心加罪于唯一的爱子，只是把寇准贬为太常卿，出任相州刺史。

这时的刘皇后，已充分暴露了临朝称制的野心，但是真宗昏庸软弱，当他后来得知刘后曾几番假传他的诏旨，把寇准贬到道州去

当司马,他也不敢斥责刘后,只是叹息了几声。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。到乾兴元年(公元1022年),过了元宵节,真宗旧病复发,竟是一天比一天沉重,到三月仲春,已是危在旦夕。那天,他把刘皇后召入寝殿,嘱咐道:太子年幼,即使天资聪明,也不懂如何处理国事;大臣中,还是寇准、李迪二人最为忠直,可托大事。”说完这话,便瞑目而逝。刘后哭了几声,密嘱亲信宦官,把丁谓以及参知政事王亲两人召进宫来,向他们口授真宗的遗诏:“皇太子即皇帝位,尊皇后为皇太后,淑妃杨氏为皇太妃,并由皇太后处理军国重事。”

刘后不听真宗遗嘱,撇开寇准和李迪,原因是很清楚的。且不说寇准,就是李迪也是她心中仇恨已久的人物,当初李迪曾阴挠过她册立皇后,她怎么肯将辅命大权交给李迪呢?在她心目中,除丁谓之外,最可靠的大臣就是王曾了。因为有一次,王曾对刘皇后的亲戚钱惟演说过这样的话:“太子幼弱,没有皇后不能自立;而皇后若不扶持太子,则人心不肯归附。假如为皇后的利益着想,我们应当忠于太子,太子平安了,难道刘氏还会不安全吗?”钱惟演就是刘皇后表兄龚美的妻舅,他听了王曾的话,深以为然,就去告诉了刘皇后。从此,王曾就获得了刘皇后的信任。

当下,丁谓和王曾两人拿起笔来起草真宗的遗诏。王曾提出,要在“由皇太后处理军国重事”这句话中加上一个“权字”,意为“权且”由皇太后处理朝政,丁谓不同意。王曾严肃地说:“我朝一向没有母后临朝称制的规矩,但现在皇帝幼小,请太后暂时辅政,这是国运不佳,加上一个‘权’字,是为了给后人做个榜样。再说,决定大行皇帝的遗诏如何起草,本是我们作相臣的份内事,我们怎能不按先朝规矩办事呢?”丁谓无言以对,只好同意。

遗诏起草完毕,送到刘皇后处过目。刘皇后已经听说了王曾的这一番言辞,不便再提反驳的意见,只得将诏书颁布中外。

这一天,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,皇太子赵祯在真宗的灵柩前登上皇位,即是宋仁宗。那么,皇太后辅政采用怎样的形式呢?王曾奏道,应效法东汉时的做法,请太后坐在皇帝右侧垂帘听政。丁谓

不同意,说:“皇上年幼,一切大事应由太后处置,皇上只须于每月初一、十五召见群臣两次;遇到军国大事,由太后召集宰臣商议决定。至于一般小事,由押班(宦官中的领班)传奏进去,盖上玉玺颁行下去便可。”

王曾一听,变了脸色,斥:“太后与皇帝不在一起议事,让朝权掌在宦官手里,岂不隐伏危机?”

丁谓撇撇嘴,不以为然。其他大臣也议论不一,一时无法决定下来。

谁知不几天,就有太后手谕颁布下来,说辅政的形式,就按丁谓的意思。原来,在太后的默许下,丁谓串通了押班宦官雷允恭,不管大小政事,必须先经过丁谓,然后通过雷允恭奏报太后,这样,丁、雷二人便可擅权谋私,而把新皇帝架空起来。但幸亏有王曾为首的一班正直大臣,刘太后也还能秉公处理朝政,因此,朝廷内外也没发生什么意外变故。

刘太后辅政十一年,政令严明,恩威并施,基本上能起用忠直之士,贬黜奸佞小人。丁谓和雷允恭也都被她治以不法之罪。王曾尽管处处节制她的权力,还是被她升为宰相。当然,她也有过像武则天那样的奢望,想尝尝做女皇帝的滋味,但又害怕朝内外有人反对。有一次,她试探性地问参知政事鲁宗道:“唐代武则天是个怎样的皇帝?”

鲁宗道回答:“是个危害唐室社稷的千古罪人!”

她听了默然不语。她熟谙史事,当然怕在青史上留下恶名。因此当后来三司使(管理财政的中央大员)程琳把一幅武则天临朝图献给她,要她效法武后称帝时,她把图狠狠掷于地下,说:“我不做这种对不住祖宗之事!”

明道元年(公元1032年),宋仁宗赵祯已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人,完全能独立处理朝政了,但刘太后这边,却没有丝毫还政于仁宗的迹象。大臣们背地议论颇多,但是谁也不敢多嘴。前一年,大臣范仲淹曾经上疏,说皇帝“春秋已盛”,请太后“卷收大权,还上真主”,

太后一怒之下，把范仲淹贬出京城；即使像翰林学士宋绶那样温良的建议“军国大事由皇上稟请太后裁决，小事则自己处理”，也触犯了太后，被贬为应天知府。前车有鉴，谁还敢提及这个问题？

这年二月，宋仁宗的生身母亲李氏病危，刘太后将她由第九级的顺容升到第五级宸妃，算是让她临终前有些安慰。这个苦命的女人，因没有靠山，儿子被人夺去，始终不敢吱声。她安份守己，同妃嫔们和睦相处。宫中上下，谁也不敢泄露真情。所以，二十年来，仁宗一直不知道她就是自己的生身母亲。她是怀着巨大的遗憾离开人世的。

宸妃去世后，刘太后待之以普通宫人的礼仪，宫中不予治丧，宰相吕夷简入宫去见太后，当时，刘太后正与仁宗坐着聊天。

吕夷简问：“听说有个宫嫔死了？”

太后一听很不高兴，反问道：“宰相想干预宫中的事么？”说着，就站起身，让仁宗跟着她一起进后官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独自一人返回来，怒冲冲地责问吕夷简道：“卿难道想离间我们母子么？”

吕夷简不慌不忙回答道：“难道太后不愿意顾全刘氏一门的安么？”

经他这一点，刘太后才恍然大悟，忙问“依你之见，应该如何处置李妃的丧礼？”

吕夷简提出，应在皇仪殿隆重治丧，让李宸妃穿戴皇后冠服，并在棺内放满水银，用一品礼葬于洪福寺。刘太后一一答应照办。

第二年春天，六十五岁的刘太后去太庙祭祀回来，不慎受了风寒，从此一病不起。临死前，她口不能说话，看着伺候在身边的仁宗，几次用手拽衣服，想说，又说不出。仁宗不解其意。后来，仁宗问大臣，太后这样做是什么意思，参知政事薛奎回答说：“太后穿着皇帝的冠袍，怕是无颜去见先帝于地下。”仁宗这才明白，便下令替刘太后换上皇太后的冠服之后才入殓。

刘太后临死，还下了一道遗诏：“尊杨太妃为皇太后，同议军国重事。”刘后此举，意在报答当年杨淑妃对她的益处。可是，在大臣

中却引起了莫大的非议：皇帝已是二十多岁的人了，刘太后生前不肯还政于他，死后还要让杨太后继续控制他，未免太过份了！但是，谁也不敢违背太后遗命，连宰相吕夷简也不敢决定。

一天，仁宗的叔父，八大王元俨入宫吊丧，听到大臣们在议论这件事，便去找仁宗，他朗声说道：“太后是皇帝之母的名号，连刘太后尚属勉强，不要说杨太后了！”

一句话，说得大臣们面面相觑。仁宗十分惊疑，忙追问这话是什么意思。

元俨便把仁宗的身世说了出来：“陛下原系李宸妃亲生，刘后与杨妃只不过是代为抚育而已。”

仁宗大吃一惊，不敢相信，问道：“既有此事，叔王为什么不早说呢？”

元俨叹息道：“先帝在世时，刘后已专权用事，至陛下登基，丁、雷等人当道，内蒙外蔽，刘后势大，谁敢泄漏此事？臣早想举发，只恐对皇上及宸妃不利。臣十年来闭门不出，不问朝事，正是为了今日能一举道明此事。我想满朝大臣，都同臣是一个心思。可怜宸妃，生了陛下，竟至终生都不敢同陛下相认！”

仁宗含着眼泪问吕夷简，这一切当真？吕夷简说：“八大王所说，句句是实。”仁宗这才相信，禁不住放声痛哭起来。哭罢，立即要去洪福寺宸妃停柩处祭吊，看看母亲的遗骸。吕夷简忙阻拦道：

“陛下不要感情用事，刘、杨二太后的养育之恩也不可忘，还是先安排好公事吧！”

仁宗又哭了一会儿，便同大臣们商定：尊杨太妃为皇太后，删去“与皇帝同议军国重事”这句话；李宸妃也尊为皇太后，谥号“章懿皇后”。一面在宫中为刘太后治丧，一面连日降下罪己诏书，谴责自己不尽孝道，言语十分痛切。

几天后，仁宗亲临洪福寺祭祀宸妃。开棺一看，只见他母亲穿戴皇后的衣冠，面色如活着时一样（棺内放水银的缘故），这才感到有所安慰。回到宫里，他感叹道：“人言终究不可全信啊！”于是，仍